



藝海珠塵

14
1627
33



門 44
號 1627
卷 33

早稻田大學
25.10.30

蘇海珠鹿

蘇氏慎義

蘇氏慎義

子部雜家類

南雁風吳省蘭泉之輯

黃梅如帥承瀛仙舟校

蘇氏慎義

蘇氏慎義 卷上 蘇氏慎義 卷上

風者告也號也河圖記曰風者天地之使乃告號令耳

凡風動則蟲生故風字從虫

雪者脫也知物之雪脫又曰屑也釋名曰綏也水下遇

寒而綏綏然玉也

堯禪位於舜舜復禪位於禹經史稱其聖德汲冢竹書

蘇海珠鹿

蘇氏慎義卷上

乃云堯禪位後爲舜王之而相州湯陰縣遂有堯城舜
禪位後爲禹王之任昉云朝歌有獄基爲禹置虞舜之
宮劉子元引竹書以爲撫實非也夫堯舜夏禹聖人也
位以禪代爲盛德後聖仰而效之凡善惡必書謂之良
史湯武王聖人也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伯夷叔齊
不食周粟而經史不爲之諱則豈獨諱舜禹之事而反
褒之乎知小說者之爲濫矣蓋堯之耄舜功之高舜之
耄禹功之高耄者必怠於政事功高者人心之所歸聖
人知進退存亡之道將以副天下之人心不得不禪其
位也後儒意以爲篡奪而取禪代之名如曹孟德司馬



仲達之流則不然也既退之後無視事無聽政必處數
十畝之宮數雉之城以兵衛護之將奉其舊君也而後
人覩其餘地不以爲聖人避燥濕居退休之所遂謂之
堯城舜宮若舜爲禹王又安得南巡乎述異記云會稽
山有虞舜巡狩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於九疑山
民思之立祠又云湘水去岸三十里有相思宮望帝臺
昔舜南巡狩而沒葬於蒼梧之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
之不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悉成斑文又禹遷舜於蒼
梧皆兼稽古之談若有遷徙之事必有鳩毒之患則安
得終於壽考

舜爲禹王
疑有脫誤

蘇氏演義卷上

春秋左傳載參龍氏事至今曹州定陶城東北三十里尚有參龍氏池其村亦有土基古老傳云參龍池者飲馬池也樞者槽樞也即今以內廐為飛龍乃參龍之義也

歷山有六一河州二齊州三冀州四濮州雷澤又其二不聞又云畊之與漁宜皆在雷澤史記注云歷山在河東雷澤今屬濟陰然則舜之耕不在此明矣演義云歷山其二不聞豈此山乃其一耶梁江文通題歷山詩云愁生白露日思豈秋風年落葉下楚水別鶴噪吳田嶂氣陰不極日色虧半天酒至情蕭瑟憑尊還憫然文通

會稽永興人所題乃此山也

按此條有史記注以下係施宿會稽志中語永樂大典

典聯屬于蘇氏演義之後殊為舛誤今演義原本別無可考姑仍其舊

史記云禹娶于塗山氏今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即巴南舊江州是也亦置禹廟於其間三者濠州亦置禹廟酈道元水經云周穆古廟誤為塗山禹廟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即此是也其山有鯀禹啟三廟又有五諸侯城四者文字音義云蠡山古之國名夏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也此蠡山既為古侯國禹娶之則宜矣據禹之蹤跡所在會稽最多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身長三丈其後得骨節

而專車言滿一車也述異記云至今南中有防風氏人皆長大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音如狗嗥三人被髮於庭按此下語氣未完恐有割裂晉地理志云蒲坡有雷首山伯夷叔齊所居故曰首陽山又隴西地名首陽東有烏鼠山亦謂之首陽山又杜預云登邢山山上有塚制作甚儉云鄭大夫祭仲塚或云子產塚東向新鄭城又言洛陽之東首陽山之南有小山西瞻宮闕北望夷齊因以洛水圓石為墓象邢山之葬焉杜元凱阮嗣宗博學君子固不應以誤名首陽耳魏文帝陵於首陽卽此是也論語注以蒲坂者為是

恐亦誤也今洛陽石橋店東十里已來大道之北當高山山巔有一塚乃杜預塚也首陽北望正與河陽城相對北去河陽二十餘里西漢書地理志云河陽在河之北今濮州有偃朱城一云丹朱城學者又云舜偃塞丹朱之所遂謂之偃朱城誤也蓋舜禪位之後築城以為丹朱偃息湯沐之地實非偃塞之義劉子元又引竹書云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皆非也丹朱之有城如周封祿父微子之義蓋為二王之後也公羊傳云丹朱未媼陵媼者婦人之美稱媼陵在汴州陳留縣東北卽漢高祖母陵也高祖之祖曰豐公其妻夢赤鳥若龍戲已

而生太上皇名執嘉執嘉媼是爲昭靈后名含始遊洛陽池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天以此命含始吞之後又夢與神遇遂生高祖豐公媼及太公媼傳紀俱未見其姓時俗不識媼字誤爲溫婆陵其陵之東有昏城焉古老相傳其城非人工所築乃因鬼工而成謂之昏城又有蛟龍村附於昏城卽可驗降龍之地也且漢祖稱唐堯之後劉累之子孫自秦徙魏自魏徙梁自梁徙豐陳留乃大梁也卽媼遇赤龍於昏城豈非居梁之時遊洛之日而過此耶其後昭靈崩復葬於梁可驗降龍之地又云媼乃梁之人高祖生於豐長於沛太上皇本

東西南北人也今豐縣有龍霧橋豐人又謂媼遇龍之所卽未必然也今豐縣有漢祖廟云本漢祖降生之宅其廟最靈邑人乃敬事之酈道元水經云媼遇戰而亡其後招魂葬之有赤龍於水沐浴其身而後入於椁內道元云昏城者秦始皇東遊至此值昏霧不散迷失道路遂謂之昏城乃誤說也其東北接故濟陽縣後漢世祖父爲濟陽令生世祖其年嘉禾合穰故名之爲秀媼旣遇龍於昏城而生高祖秀復生濟陽地土之靈若是耶賦唱合韻淵東晉留侯祠景書留媼姓平裏之說陳留圖經云漢封張良爲留侯陳留是也今縣遂置留

侯廟此乃誤耳漢祖與功臣起豐沛間所封多不忘於舊地卽今滕縣東有留侯廟是舊留地封子房之處漢紀云高祖遇張良於留卽是此也紫塞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丹微南方土色赤故稱丹微爲南方之極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兵戈也微者繞也所以繞避外國使不得侵中國也
按此條又見古今注

今長安城北故漢城中咸宜宮前有石麟大中八年宣宗遊於北城觀石麟臆前有人分書字遣近臣摹之曰大夏真興二年陽平公造石麟時俗呼爲石馬大誤也

陽平公赫連勃勃之子宋高祖破姚泓遣其子義真留守於長安而後復爲勃勃破之遂以陽平公鎮其地咸宜宮亦漢制也

沈釀者鄭宏文靈帝文鄉嗇夫行官入京洛未至宿一垓垓名沈釀於垓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酌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勸酬飲盡多酣暢皆得大醉因便名爲沈釀川明且分手而去宏仕至尚書省者省也謂省察天下簿書之所蔡邕獨斷云省者本號禁中言門戶有職不得入也漢孝元皇后父大司馬平陽侯名禁因是避之改爲省中

縣者懸也謂懸賦稅戶口法令以示於下民大篆縣字
 從景音景從系者斷罪人之首倒懸謂之景即是古文首
 首字倒書也上三短畫象人之髮下象頭面之形今人
 多用此景字系字上一古文爪測絞反下字從於系爪者
 手也又從於系皆從懸繫之貌古文懸字無從心者後
 隸文始相傳用

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為方方者正也曲者諧曲也古
 文[㊦]_{方音}[㊧]_{曲音}字象方物曲物之形又曰方類也易曰方
 以類聚居者必求其類夫以藥術為方者亦以同類之
 物成平方也今坊字從土蓋隸為欲強別白遂不惜於

文繁耳篆文方字尚如此作

周禮云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今村墅間多
 以大樹為社樹蓋此始也

寺者司也官有所司存釋名曰寺者嗣也謂官曹相嗣
 續其中非也許慎云篆文寺音寺字從止又從司言寺者
 掌法度之所司者手之象謂如手持尺寸以度其典章
 耳佛寺為寺亦佛祠也祠者祀者祭祀之義也

觀者樓觀也又曰觀平聲可以於其上望焉亦曰觀者謂
 屋宇之壯觀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
 闕者缺也門觀也出於門兩旁中間有道遂謂之闕蓋

門觀者闕於中間也

屋者具也謂其世人寢興之所又曰止也息止之處或問愚曰屋舍皆人所居屋何由從尸舍何由言凶吉不同何也對曰屋非凶耳且尸者施也說文曰如人宴息弛其手足又云施設與居之具則不謂於屍柩耳又云掌也言屋室為人之掌可以依歸焉尸字以象屋室之形若便以為尸柩則不可也如尼居履等字從尸則又豈皆凶意也

苑者園也援也謂墻之圍園者也白虎通云苑園在東方蓋生養萬物之處今漢諸苑在舊長安城北煬帝築

東都西都為放螢苑皆不取其東也

垣者援也人所依以為援衛也案此條見古今注

鈎欄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真金爐槐樹悉為扶

老鈎欄畫飛雲龍角於其上也案此條亦見古今注

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

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見其吻如鴟

鳥遂呼之為鴟吻顏之推亦作此鴟劉孝孫事如作此

蚩尾既是水獸作蚩尤之蚩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

牛耳獸之形也作鴟字即少意義按漢以宮殿多蚩

辨鴟尾宜為其像冠於屋以禳之唐以來寺觀殿宇尚

尾見張師政
倦遊雜錄

程雅問董仲舒曰何謂三王對曰三王三明明也按古今

雅問董仲舒曰何謂三皇五帝對曰三皇三才也五帝

五常也三王三明明也五霸五嶽也此本但存一條疑大

典割裂編之而

又有遺脫也

進士者可進受爵祿者也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

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造士者成士也能習

禮而成其士也樂正者掌國子之教今之祭酒司業也

司馬者夏卿主正官也黃帝時常光為大司馬掌建邦

之九法尚書云司馬統六師平邦國大樂正以造士之

秀者移居於司馬司馬以進士之賢者然後使官爵之

故王制又云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論言各置

其所長也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

之夫秀才茂才孝廉之科其來尚矣漢之秀才對策故

武帝有策秀才文孝廉者孝悌廉讓也學行俱至始得

舉孝廉漢朝顯重此科後漢尚書令左雄欲限年四十

已上方可舉察胡廣駁之茂才異行者不拘年限又東

漢法雄舉胡廣孝廉京師試章奏為天下第一自吳魏

晉皆以郡舉孝廉察秀才故州郡長史別駕皆赴舉察

漢朝又懸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二曰通經學三曰

法令四曰剛毅多畧近代以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

年復置秀才進士兩科秀才試策進士試詩賦其後秀才合為進士一科

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曰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一竈置一伯故云戶伯亦名火伯以為一竈之掌也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葦弁今戶伯服赤幘纁衣素裳韎弁古之遺法也此條見古今注

俗呼外舅為泰山一云古詩言結根太山阿謂結姻親故也一云泰者高廣之貌可以依倚也今人咸云安知泰山亦是取廣大之意耳開元中封東岳後各賜緋時

人因謂泰山緋又道經中有泰山丈人丈人者長也周制八寸為尺人長一丈曰丈夫即今人八尺是也夫者男子之美稱亦曰壯也大也從也許慎云篆文夫音夫上畫象冠簪之貌下從大象人之形也

母者乳也象文音女字加二短畫謂之喪音母二短畫象乳之形遂云無乳曰女有乳曰母皆類人之形許慎又云二畫短或象懷妊者則何必象雙妊乎乃誤說也

蒼史篇女曰嬰男曰兒嬰者盈盈也女之貌也又嬰字從頭音嬰嬰者貝也寶貝纓絡之類蓋女子之飾也兒者孺也音孺謂嬰兒孺孺然輸輸然幼弱之象也亦曰孺子

與媯同義籀文兒字從匈信音從人象小兒頭匈之未合
又云出信音字又有作此者隸文多作此頌音今見篆書
兒字往往從而此大誤也而字說文象人顛頰之毛又
有髡者古人剃眉鬚之刑剃眉鬚者刑中最輕者也謂
而字却爲面字點畫不繁而成也如人剃眉鬚眉鬚
復生面復全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其次髡毛髮嬰
金鐵受辱髡刑則剃毛髮有類於而之形今用而字者
不過於語助而已

俗呼奴爲邦今人以奴爲家人也凡邦家二字多相連
而用時人欲諱家人之名但呼爲邦而已蓋取用於下
字者也又云僕者皆奴僕也但論語云邦君樹塞門樹
猶屏也不言君但言邦此皆委曲避就之意也今人奴
拜多不全其禮邦字從半拜因以此呼之說文曰奴者
古之罪人也婢者卑也奴者徒也徒役卑賤之義古之
奴音字從人邊作女周禮云男子入姦罪隸女子入姦
春臺蓋謂此也

婚姻之禮坐女於馬鞍之側或謂此北人尚乘鞍馬之
義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穩同載者也西陽雜俎云今士
大夫家婚禮新婦乘馬鞍悉北朝之餘風也今娶婦家
新人入門跨馬鞍此蓋其始也

風流者態度之貌風者風味風規風格流者傳也行也
謂有風可以為法度有味可以流傳於後人遂謂之風
流

醋大者一云鄭州東有醋溝多士流所居因謂之醋大
一云作此措字言其舉措之疎謂之措大此二說恐未
當醋大者或有擡肩拱臂攢眉蹙目以為姿態如人食
酸醋之貌故謂之醋大大者廣也長也上聲篆文穴字象

人之形按資暇集醋大言其峭醋冠四民之首一說衣
裳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此於醋而更
驗一說新鄭有貧士以駝負醋巡邑而賣邑人指其醋
駝而號之又云鄭州東有醋溝溝東尤多甲族以甲乙
敘之故曰醋大四說皆
非言其能舉措大事也

藝者執也毛詩云藝之言種時也今以人蘊蓄其能謂
之藝者如百穀之有種也從草從執謂執持苗稼之實
以散種也按藝从執非
从執鶚說非今之藝字又從云云者詞語之
氣而有所云也能者獸也許慎云熊之類字亦象獸之
形其足似鹿能走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者為能傑也
今人以多藝者謂之藝能蓋慕此名耳任昉云堯使鯀
治洪水不能其任遂誅鯀於塗山化黃熊入於羽泉鯀
禹之父而後會稽人祭禹廟不用熊曰遊羽泉之化也
爾雅又云三足鼈謂之熊奴來反蓋出水為熊入水為能
奴登反冬化為雉春化為蛇謂無不能也

從容者踟躕容與之貌即從讀與春同容是也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小者則小鳴叩之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謂善問學者必待盡其詞理委曲之意即更問答如撞鐘之聲以待盡其從容虛徐杳裏來去之音也禮記正義云謂春擊以聲之形容言鐘之為體必待其擊者每一春為一容然後盡其聲如善問答者待其一問然後乃盡其義理今人言從容者蓋自此也從讀為春土恭反蓋從人以其本作從疾容反遂相傳而呼之

狼狽者事之乖舛也狼者豺也狼者狼之類神異經云

狼無前足一云前足短不能自行附狼背而行如水母之目蝦也若狼為巨獸或獵人逐之而逸即狼墜於地不能取濟遂為眾工所獲失狼之背故謂之狼狽狼字者形聲也大獸也貝者背也以狼附於狼背遂犬邊作貝貝者北海之介虫陸居為蝨在水名蜃凡貨賄之字皆從貝者蓋古之貨也象文象介蟲之形即玳瑁之類也

滑稽者訛諧也滑者渾也謂物之圓轉若戲弄之不定稽者考也實也言一有誹諧戲弄之言二有稽實之理漢書東方朔滑稽是也

婁羅者幹辦集事之稱世曰婁敬甘羅非也按此二條從會僊類

說補龍鐘者不昌熾不翹舉貌如鬢髮拉塔解縱之類

拉颯者與龍鐘纏縷之義畧同
漢書注乾沒兩字云得利曰乾失利曰沒蓋務於穿鑿不欲淺近荒俗之意解之殊不知道理之所未當且乾沒之義如陸沉之義陸沉者因陸沉之水又曰陸地而沉不待在於水中也乾沒者言乾在於地沒在於水貨殖之事或在於陸地或沒於水又言物之極不利者乾地而沒不特沉於江湖也故謂之乾沒魏志傅叡云恪

心不傾根不竭本寄命洪流自取於乾沒乎裴松之注漢書注云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於理未解乃云乾者乾燥也不取其乾燥反沉沒之也

毛詩小旻章云築室于道謀句是用不潰於成注云潰遂也箋云如當道築室得人與謀所謂路人意不同顧不得成遂也昔慕容垂訪苻堅伐晉亦引此語令堅不用廣訪朝臣以亂聖慮今俗云當道造屋三年不成是由此也恪又云問路不行詩云如彼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是也

古之神人有獬豸獻聖帝帝問何食曰薦草鴈字從豸

蓋因豸所食爾今又以薦字爲薦字未知自何始也象
文賜象獸有角尾四足之形若爲薦進之字則無意義
豸爲薦乃謂同用古文薦字從豸從水非從薦也謂法
律之正遂從於豸法律之平遂從於水卽薦豸明矣臭
者氣之總名從自從犬象文凶音字象口鼻之形從犬
者謂犬能尋臭而知其路後人依違撰造遂從自下作
死實非稽古之制也只如田夫民爲農百念爲憂更生
爲甦兩隻爲雙神蟲爲蠶明王爲聖不見爲覓美色爲
艷口王爲國文字爲學如此之字皆後魏流俗所撰學
者之所不用按顏之推云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
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去之類是也至

爲一字惟見數點或安樹酌逐更轉移北朝喪亂之餘
書跡猥陋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
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又
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
獲字從犬謂獵有所獲也

陸法言著切韻時俗不曉其韻之清濁皆以法言爲吳
人而爲吳音也且唐韻序云隋開皇初儀同劉臻等八
人詣法言論音韻曰吳楚則多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
蜀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此蓋研窮正聲
削去紕繆也豈獨取方言鄉音而已哉洎孫愐等論音
韻者二十餘家皆以法言爲首出薛道衡隋朝之碩儒
與法言同時嘗與論音韻則豈吳越之音而能服四方

之名人乎蓋陸氏者本江南之大姓時人皆以法言爲
士龍士衡之族此大誤也法言本代北人世爲部落大
人號步陸孤氏後魏孝文帝改爲陸氏及遷都洛陽乃
下令曰從我入洛陽皆以河南洛陽爲望也當北朝號
四姓穆奚于皆位極三公比漢朝金張許史兼賀婁蔚
謂之八族後魏征西將軍東平王陸俟生頽歸駙驎稷
皆相繼爲黃門侍郎麟孫爽隋中舍人生法言正言正
言隋朝承務郎曰重光月重輪羣臣爲漢明帝作也明
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
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暉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

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暉如
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也

以下六條皆
見古今注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作也王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
八公相攜俱亡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
南王之曲焉

吳越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
武溪深乃馬援爲征南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
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
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筮篋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
刻船而權有一白首狂人被髮提壺亂河流而渡其妻
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筮篋而鼓之作公
無渡河之曲聲甚悽惋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
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筮篋而寫其聲聞者莫
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筮篋引
焉

易曰龜爲卜策爲筮周禮云玉瓦原三兆皆灼龜之文
如玉瓦原坼裂之文也古文卜音字象龜支兆之文卜
法云大曰兆旁出文曰支支者如草木有枝葉俗云十

字不全爲卜大謬爾梁川子曰卜者鑽龜之聲卜者女
普木許慎云支者小擊之音從卜下從又篆文支字作
支象右手之形卽是以手擊物成聲也凡子曰不卜者
謂龜爲元武之精元武水神子爲本王之日蓋不敢鑽
灼之或爲不筮者非也古文龜篆文龜二皆龜俱象龜
之形大戴禮云甲蟲三百六十神龜爲之長說苑云靈
龜五色似金似玉背陰向陽上高象天下平法地柳氏
龜經云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天子之龜一
尺二寸諸侯之龜八寸大夫之龜六寸士之龜四寸其
龜有紫靈者黃靈者公羊云有青純者碧靈者又千歲

青鬣者出於蔡地有金線者甲間皆如金線縈絡有千里路端直者光明通瑩如金玉者已上皆神龜小必有靈所以龜經云欲得知龜聖但看千里徑欲得知龜神視骨如白銀欲得龜語質其色黃如日欲得龜有靈其色乃帶青又龜中有王其形尤小於常龜巢蓮者遊於葉之上者得非王乎其千里路取端直千里路前上文下徹第一橫文不偏曲者是爲王也雖千百無一二矣或爲人得之而衆龜悉從焉得者寶藏之不可施於鑽灼每卜則置於諸龜間以祝之而諸龜皆有靈其腹下豎文謂之千里路五行支兆之文悉以千里路爲準

也凡文頭上向千里路下向外者爲金兆也文頭上向外下向千里路者爲火兆也豎爲木兆平爲土兆下垂而細者爲水兆夫金兆之長者爲良金堅剛短者爲鉛錫柔鈍火之兆長者爲光明炳煥短者爲煨燼煖煤木兆之長者爲舟楫林木短者爲槎枿枯朽土兆之長者爲山陵墟阜短者爲泥滓塵垢水兆之長者爲江海河淮短者爲洼潴陰淺昔楚元君夢人披髮而告曰予爲清江使河伯漁者豫且得予元君乃訪豫且且以白龜五尺獻於元君元君得之將捨之衛平請剗之以下七十鑽無遺策仲尼曰龜能夢於元君不能避豫且之網

智能七十鑽無遺策不能免剝腸之患如是者智有所
不知神有所不及也史記曰神龜出江水中廬江郡歲
將生龜尺二寸者二十枚輸之大官以吉日剝取其甲
千歲乃尺二寸也對昔於元漢人遊漢而吉曰
筮者著蒿之屬生千歲而生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之著
九尺諸侯之著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生滿百莖者
其上有雲覆之其下龜守之將筮於易者必操其易著
五十易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衍者天地之
數所賴者五十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其一不用者以
不用為用蓋天地之心也天地之本者天地以大靜無

為為本其一不用者乃大靜之義故復卦云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王輔嗣注云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
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為本矣分而為二以象兩卦一
以象三才揲之以象四時四揲之以成其文繫詞云成
天下之亶亶者莫大於蓍龜古文蓍字從竹從巫竹者
蓍之數巫者舞也舞以降神謂之巫巫字象舉兩袂而
舞者也而已又曰簡者畧也言竹牒之單者將以簡畧
其事蓋平板之類用
庸者讀也以尺二寸之水為之簡又謂之簡也言單獨而用
也既可替而貴而又此以已之簡也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仁和 梁 祖恩 眉子校

蘇氏演義 卷下

蘇氏演義 卷下

急就篇白以竹為書牋謂之簡釋名云簡者編也可編
錄記事而已又曰簡者畧也言竹牒之單者將以簡畧
其事蓋平板之類耳大單于州問蘇氏演義也
牘者讀也以尺二寸之木為之簡又獨也言單獨而用
也既可書而讀誦又執以見於尊者形類今之笏但不

劉其角荀悅漢紀云武帝與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單于單于報以尺二牘印封皆大字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是也
牋者編也古者書紀其事以竹木編次而爲之與此箋同義古文或從前下作木又曰薦也謂書其事皆可薦進於尊者南朝上太子以牋
表者白也言其情旨表白於外也傳云下言於上曰表表者本裳上衣表字從毛下作衣蓋古者以羽皮爲焉論語云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言非私便之服表者衣上之衣今之言表啟者蓋披露於外也

檄者告誓之流史記注云檄者較也辭理較然令知我意非也顏思古注急就篇曰以木爲書長三尺曰檄檄者激也以詞旨慷慨發動之意又曰檄激也陳琳檄魏武帝祖君彥檄隋煬帝皆此類焉戰國策曰張儀檄楚而始得名

誥者告也言布告王者之令使四方聞之今言告身受其告令也
觚者稜也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以有稜角遂謂之觚今或呼小兒學書簡爲觚木文選又云操觚進牘急就篇云奇觚與

衆異皆此義耳或云觚者筆類誤也班固賦曰上觚稜而栖金爵此乃闕角者也文字音義云觚者酒器受三升論語注禮器一升曰爵三升曰觚爲筆者誤也六論衡曰斷木爲槩釋名曰槩者漸也板長三尺者也可以書紀其事漸者言當書漸漸而長也鉛槧者鉛黃之用途改其字故謂之鉛槧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木

案此條見古今注

五明扇舜作也舜廣開視聽求賢爲輔故作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以後非乘輿不得用矣

案此條見古今注

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謂鼓駕成於部伍者也古文鹵字象鹽田之形安定有鹵縣蓋西方之鹹地也鹵字與西字上文同類蔡邕獨斷云鹵簿以備大駕他不常用古文鹵字亦有如是作者

五輅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鈎爲鑾所謂和鑾也按原本脫此五字據古今注校增禮云行前朱雀或謂朱鳥者鸞鳥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鸞鈴今或爲鑾

事一而義異也

按此條見古今注

金斧黃鉞也三代通制用之以斷斬今以金斧黃鉞為

乘輿之飾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故王者以為戒大將軍

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為之以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

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也

按此條見古今注

鎡秦制也今乘輿諸公王妃主通建焉

按古今注云秦始皇改鐵鉞作

鐵斧元鉞也諸公王得建之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

人以為戒漢制諸公亦建元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

斬故為諸公之飾焉

案古今注連上金斧為一條而句亦小異

節者操也瑞信也謂持節必盡人臣之節操耳又曰制

也言使臣仗節制置於四方節之始制三禮義宗曰長

一尺二寸春秋握節而死者蓋此節也秦漢已還易之

旌幢之形其制漸長數尺餘出使之臣節盛於碧油囊

令啟路者雙持於馬上天子之命節制於闕外也及高

宗改刺史為節度使漢蘇武陷匈奴中十九年長執漢

節據此豈能大長乎古文巴

節音

字蓋象古之節有符合

之象即篆文

音字從爪

則絞反

從印者信也爪者手也

謂執政之所持古之諸侯裂地而封皆佩所封之印其

當代位者皆傳所司之印則古者持節類於持印夫守

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使山國者用虎節使土
國者用人節使澤國者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
節道路用旌節此皆節之等制也三禮義宗云天子以
圭爲節天子大圭尺有二寸以四鎮之山爲飾也尺二
寸者法十二辰也上公鎮桓圭九寸侯鎮信圭七寸子
鎮穀圭五寸男鎮蒲圭五寸凡諸侯之圭璧各依其命
數大小也謂之鎮者皆受之於天子以爲瑞信鎮撫國
家也皆謂之命圭者言皆受命而得故朝覲宗遇則執
焉夫瑞節者有五種一曰鎮圭二曰牙璋三曰穀圭四曰
琬圭五曰剡圭鄭元云邦節者有五種用之鎮圭以鎮

守邦國牙璋以起軍旅牙齒也是兵之象穀圭則用和
歡聘女也上節禾稼之象琬圭無鋒角象文德也以治
德結好用之剡圭有鋒芒象傷害征伐誅討也諸侯使
大夫來聘執以命事故使爲瑞節凡天子諸侯之使節
尺有二寸有金節玉節玉節爲瑞節行事之時所執以
徵召四方者也金節者道路有持以爲信也人龍虎三
節皆以金鑄之使卿大夫聘於諸侯乃爲行道所執之
信則非行事之時瑞節也故鄭元云鎮圭玉節琬圭之
徒但云使者之瑞節鎮圭琬圭之屬是也二者使節龍
虎人形是也三者符節旌節管節是也夫云道路用旌

節門闕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商由市者節
 司市者與符節古者買符之關終軍棄繻皆節之類也
 牛享問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重如繁露也
案此條見古今注但綴玉而下重如繁露也
 今人以朱衣為朱紱乃大誤也夫紱者必也鞞者蔽也
 鄭元云太古蔽膝之象冕服謂之紱其他謂之鞞皆以
 韋為之故曰蔽韋鞞也急就篇云鞞音單衣蔽膝也顏師
 古注云亦謂之檐詩云赤鞞在膝之服徐廣車服儀制
 曰古者鞞今之蔽膝也明堂位曰有虞氏始服鞞鄭云
 鞞冕服之蔽舜始作也以尊祭服昔先王食鳥獸之肉

衣其羽皮而鞞字遂從於韋韋者皮也春秋正義云戰
 國時以鞞非兵飾乃去之漢明帝復制鞞用赤皮魏晉
 以還易之以絳紗鞞字遂有從系者古文鞞音一從出
 象市有連帶之形說文云天子朱紱諸侯赤紱大夫葱
 衡士無紱有恰音來又音恰恰字從市市或從韋隸書從巾
 非正也夫缺四角謂之恰恰者合也言蔽合於兩膝之
 間鞞者謂之膝前紱以為蔽然紱既古之祭服其制度
 止於皮蔽膝者也玉藻云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
 尺鞞者紱也今蓋於袍上圓領小袖本非古服卽趙武
 靈王用以習射是始也後周武帝始令袍下加襴北齊

主好衣朱衣婁太后崩高湛不肯去朱袍衣素是也隋朝公卿好著黃袍唐天德四年制令三品衣紫五品衣緋絳衣綠袍與絨制大相類明矣漢書制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纁紺淳黃為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纁紺淳赤圭長一丈二尺三百首太皇太后皇后皆與乘輿同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所加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



青白紅淳青圭長一丈七尺百二十首白青綬以上纁皆長三尺一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案此條見古今注纁者古珮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纁紫綬以上纁綬之間得施玉環止玉玦云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純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五百石長同四百石二百石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纁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婉轉繆織長一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女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皆廣一尺六寸也漢末喪亂玉

佩之法絕而本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法始更制焉此

條見古今注

孔穎達引考工記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珽

長三尺也許慎云圭者上圓下方法天地也公執桓圭

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皆五寸笏度長短之異復與今制不同隋書禮儀志禮

有二寸中博二寸其殺六分去一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

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則以青繪為囊盛印於後也謂

奏劾尚質直故用布非奏劾日尚文明故用繪自晉朝

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後

按此條見古今注

愜魏武帝所制也初以軍中服之輕便又作五色愜以

表方面也按此條見古今注

貂蟬朝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

剛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

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

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

窺瞰者亦射之魏晉設角弓而不用焉

按原本并上為一條今據古今

注校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免毫竹管也

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詩靜女篇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孫興公問曰世稱黃帝鍊丹於鑿硯山乃得仙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墜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答曰無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世人為之妄傳至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以為席號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

而墮其鬚也

牛亨問曰至此三條原本並作一條文復訛舛今據古今注校正

天子赦天下必豎以雞以其有五德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取其告令之象金者雞之飾也又以雞屬西方金之位歷象云雞星動即有赦

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艾

承之則得火也

此條見古今注

魏武帝以瑪瑙石為馬勒碑礮為酒椀

此條見古今注

孫權時名舸為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

此條見古今注

北齊楊愔字遵彥為吏部尚書昔嘗遭厄履危一殮之

惠酬答甚厚性命之讎赦而不問及典選取士多以言貌恩舊時致謗言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惜曰卿前日在光子思坊騎秃尾草驢以方扇障面見我不下云何不識因調曰名以定禮漫漢名不虛竟不為選用今俗以惡於已者謂何處見不下驢蓋始於此也

侯白字君素魏郡鄴人始舉秀才隋朝頗見貴重博聞多知諧諛辯論應對不窮人皆悅之或買酒饌求其言論必啟齒發題解頤而返所在觀之如市越公甚加禮重文帝將侍從以備顧問換酒律笑林人皆傳錄

魏文帝宮人絕寵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案陳字古今注

作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製蟬鬢縹緲如蟬翼

故曰蟬鬢巧笑始作錦衣綵履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

夜來善為衣裳一時冠絕按原本作隋文帝誤今改正

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能於一尺綃上繡

法華經七卷字如粟米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又作飛仙

蓋以絲一縷分為三縷染成五綵於掌中結為傘蓋五

重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

幢奉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潤一丈秤之無三數兩

自煎靈香膏敷之則紕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因

令止於宮中每日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慧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住宮中度以黃冠賜號逍遙及後成仙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撒其蓋惟有偶履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案此條本見杜不互載別條恐永樂大典誤編入演義也今姑存之近代學者著張虬鬚傳頗行於世乃云隋末喪亂李靖與張虬鬚同詣太原尋天子氣及謁見太宗知是真主六醜圖云北齊徐之才家貧割所居門外地以養親忽賓客會中有言徐六賣却門前地之才第六也盧思道

恐辱之才乃止之曰不用道時人遂因之用言成戲而今酒令名徐六者蓋此始也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形實之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時得三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飲一核盡一核所盛已復中飲飲盡隨更注水旋盡成不可久置久則苦口不可飲名曰青田壺案此條見古今注今人以酒巡匝為婪尾又云婪貪也謂處於座末得酒為貪婪

金陵記江南計吏止於傳舍間及時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莖刺喉死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莖杜詩畏人千里井注諺云千里井不反唾疑唾字無義當爲莖謂爲莖所哽也案玉臺新詠載曹植代劉勳妻王氏見出而爲之詩曰人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瀉井況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遲踟蹰不得共觀此意乃是嘗飲此井雖舍而去之亦不忍唾也此足見古人忠厚其理甚明黃帝之初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啗砂石制五兵之器而變化雲霧世本及呂氏春秋皆云蚩

尤作五兵謂戈及戟酋矛夷矛也黃帝誅之於涿鹿之野涿鹿屬冀州任昉述異記曰冀州有蚩尤神謂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涿鹿間往往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卽蚩尤骨也齊梁尚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牛耳鬚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鬪以角抵人人不能向冀州舊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帶角而相觶卽角觶之戲蓋其遺制也其後人通以角勝之戲爲角觶焉或獨以兩人競力爲角觶非也齊魏之間太原村落中祭蚩尤神向不用牛頭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蛇首疫其里人遂立祠漢紀云武帝

玩封三年作角觝戲以享外國朝獻者而三百里內皆
觀之此角觝乃角勝也蓋始於戴角遂有是名耳抵與
觝同用此抵字非正文兩人競力欲與非也齊諧之
生亭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又曰有識乎答曰
無識也又曰無識寧得為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
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
夫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
識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識者鬼神也此皆論其類也
牛亨問曰將離別贈之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將
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

歸也欲忘憂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使人忘其憂也
欲蠲忿贈以青棠青棠一名合歡則忘忿也芙蓉一名
荷花生池澤中實曰蓮花最秀者一名水且一名水芝
一名水華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花大者
至百葉又有金蓮花青蓮花碧蓮花千葉蓮花石蓮花
雙蓮花旱蓮花葉與芙蓉亦異
烏蓮花細六葉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謂之
僊人花一名連纈花一名鳳翼按古今注烏蓮葉如鳥
翅一名鳥羽一名鳳翼
花大者其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
俗呼為仙人花一名連纈花較此條尤詳
藟荷似藟苴而白藟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敗時可食

久置則銷爛不為實矣按古今注尚有葉似薑宜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十四字

茶蓼也茶紫色蓼青色其味辛且苦食之明目或謂紫

葉者為香茶或謂青葉者為青茶亦以紫色者為紫蓼

青色者為青蓼其長大而苦者為馬蓼

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亦長細

蒲楊生水邊葉似青楊

柺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

水楊蒲楊也枝勁細綉作矢用或言荏苒亦水楊也赤

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

苦葳一名苦蕪子有裏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赤裏有

實按三字據古今注補正圓如珠子亦隨裏青亦長安兒童名為

神珠亦曰玉母珠亦曰皮弁草

虎豆一名虎沙按古今注尚有似狸豆而大實似小兒拳三句

狸豆一名狸沙按古今注尚有似葛實大如李核可啗三句

螢豆葉似葛實長尺餘可蒸食一名螢菽按古今注尚有一名治螢

馬豆一名馬沙按古今注尚有似虎豆而小實大如指亦可食句

枳椇子一名木餒實形拳曲花在實外按八字據古味

甘如餒蜜也一名樹蜜一名木實一名白石一名白實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一作軟皮及葉皆可生啗味如

蜜解煩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以爲密味倍甘美

九穀者黍稷稻粱三豆二麥是也按自草木生類至此

秀繡也草木之花如綺繡者從禾從乃禾者和也二月

種八月收得時中和之氣遂名曰秀

烏文木出交川色黑有文

蘇枋木出扶南林邑外國取細破煮之以染色

紫檀木出扶南而色紫亦謂之紫旃

燕一名天女又名摯鳥

吐綬鳥一名功曹

雀一名嘉賓言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

秦始皇有名馬七一日追風二曰白兔三曰躡景四曰

奔雷五曰飛翮六曰銅爵七曰神鳧

雞名燭夜又曰翰音狗曰黃耳豬古今注一名參軍事豬作猿

疑羊一名髯主簿按鳥文木條至此凡

世目無朋侶者爲獨蓋名也許慎云北囂山有獸名獨

貉焉其狀如虎白身豕鬣似馬尾行止無伴遂名曰獨

緇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元紺遼東人謂之紺幡亦

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聞天海邊蠻夷食之

謂海中青鰓化爲之也按自此至末皆見古今注

蛟蝶一名野蛾江東人謂之捷木按古今注作木末又作木色白背

青者是也按古今注其大者或黑色或青斑曰鳳子一

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原本脫落今增補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

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

衣使者好集水上一名赤弁丈人原本脫落增補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絡緯謂其鳴聲如

紡績也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也

促織一名促機

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濟南人謂之嬾婦

蠅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五色

長細大者名為蜥蜴其短而大者名為蝶蠅一曰蛇鑿

大者長三尺其色元紺善螫人一曰綠蠅一曰元蠅

牛亨問曰蟻名元駒者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居見

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

燭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

蟻曰元駒也

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也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

為蟬登庭樹噉啖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為巢窟處處有

之草蟲一名各節草末被風草葉為巢

蛻蝦一名蝓蛻一名轉丸一名弄丸能以土包屎轉而

成丸圓正無斜角古今注有莊周曰蝓蛻之智在于轉丸三句

蠲虎一名豹子按古今注尚有蠲狐也形似蜘蛛而色

當有脫落八音是也

蝦蟇蠲蛸也身小而足長故謂之蝦蟇

魴子一名魚子好羣浮水上曰白萍按古今注曰白魚

魴或曰雌者曰白魚雄者曰魴魚子好羣泳水上者名曰白萍較此尤詳

兖州人謂白鯉為白騏按古今注曰兖州人呼赤鯉為

元駒白鯉為白騏黃鯉為黃雄較此為詳此本當有脫落也

江東人謂童子魚為土父謂鼃為河伯使者按古今注

衣魚為婢一句

鼃一名河伯從事

烏賊一名河伯度事小吏

彭越子似蟹而小揚楚間每遇寒食其俗競取而食之

或傳云漢黥布覆彭越醢於江遂化為蟹因名彭越子

恐為誤說此蓋彭蠡子矣蠡又作蠡人語訛以蠡子為越子

彭越有名於世故俗相傳因而不改據崔正熊云蠡

蠡子小蟹也亦曰彭蠡子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

有螯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螯赤故也晉司徒蔡謨

初過江誤食彭蜆子以為蟹吐下以至委頓他日言於謝尚尚曰卿讀爾雅不熟也



藝海珠塵

西人貝湖...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子部小...

德清... 車... 宸英... 錫齡... 校... 大...

投囊隨筆

錢昕字景寅蘇州常熟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使以廉慎著稱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昕故富家而侃則貧士人尤以為難鹽山王文肅公翱為吏部尚書常

則貧士人尤以為難鹽山王文肅公翱為吏部尚書常

稱之曰富不受錢錢所貧不受錢魚侃論其始尚書
不受雲布
湘陰宋端成化間知華亭縣以雲布一端獻其師華容
黎侍郎淳淳題其外封曰昔之縣令拔茶種桑今之縣
令錦上添花不受而還之華亭之雲布不始於端黎雖
誤責之然充其言豈有病吾民者乎

表語用事

宋王德用號黑王相公年十九從父誅西賊威名大震
西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德用在朝屢引年仁
宗惜其去兩為減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言德用

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即出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祖父
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又趙葵
理宗朝拜右相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
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
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乃
出判潭州人亦服其用事之切

神宗論溫公詩

神宗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曰
數日前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銅鑲雙
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

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君實病足在告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耳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吁奸人類皆以言語文字激怒人主以陷人于罪既以此陷蘇子瞻而惠卿復欲以此中傷司馬公苟非神宗之明幾何而不墮其萋斐之中耶

逐臣表語

丁晉公謂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荅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在海

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初盧丞相多遜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閣眾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亦可哀也國朝陳學士循釋罪謝恩表云幽壑春生於腐草廢爐煖發於寒灰繫鳥出籠復遂山林之素性涸魚得水遂逃鼎俎之橫災語亦工而有味也

盧杞奏食官豕

唐盧杞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才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然則杞固奸邪其為州郡蓋亦有可觀者吁始之取寵也以愛一州之民終之售奸也卒以遺天下之患孔子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信夫其備喪末云

雜種

今人詈人之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按晉書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雜種立字見此

吳城感舊

城苑秋風蔓草深豪華都向此銷沈趙佗空有稱尊計劉表初無弭亂心半夜危樓俄縱火十年高塢謾藏金廢興一夢誰能問回首青山落日陰此高侍郎季迪吳城感舊之作也使張士誠而聞此當含愧入地矣然以本朝續綱目之例論之亦不必深責也

與帶獎忠

正統己巳大駕北狩虜情莫測邊警日嚴選使虜者得中書舍人趙榮陞大理寺少卿以行高文懿公毅時在丙閣嘉榮之奮忠解所束金帶與之

正統己巳秋也先寇邊王師敗績於土木大駕北狩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徙禮部侍郎李公紹時爲修撰獨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爲卒不遣

今世人見人有不當意者輒曰背鼻按金史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之鎮江獄者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背鼻耶買住不敢

仰視資倫後投江死背鼻二字見此

握兩手汗

今世人旁觀人涉險而濟者輒曰爲爾捻兩把汗按元史憲宗召趙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都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

吳越春秋語

孟子曰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趙曄吳越春秋云民去崎嶇歸於中國雖襲孟子意亦簡而佳

意亦敘虞芮質成

虞芮質成之事左傳家語說苑皆載之觀其敘事之法說苑不如家語家語不如左傳

刮腸洗胃

齊高帝初鎮淮陰時有故吏東筦竺景秀嘗以過繫法曹帝謂參軍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否荅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即釋之卒為忠信士

太白論詩

唐詩之所以為善者以其能振起齊梁以來艷薄之習

而遠接漢魏之古雅也而李太白以唐人之作能復元古而續大雅吁以唐人之作欲窺鄭衛緇衣雞鳴淇澳定中之藩籬且不能得況望二雅乎以唐人之詩被之管絃而歌于朝廷郊廟其與成周諸雅類乎不類乎康節謂刪後無詩則信然矣

脛大於股

賈誼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按說苑引孔子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誼言疑本於此温嶠去王敦像

晉成帝時溫嶠爲使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合棺而定諡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吁惟此義不行於天下則河北逆黨以安史爲聖人而祀之又何怪乎

題嚴子陵祠詩

唐洪子輿題嚴子陵祠詩末云高風激終古語理忘榮賤方驗道可尊山林情不變詩通篇格調高古結句辭意俱到可與范碑頡頏同垂不朽子輿睿宗時爲御史勁直不阿

送李邕詩

唐明皇送李邕之任滑臺詩有云課成應第一良牧爾當仁帝之初政清明故形於歌詠莫非愛民之意及天下小康淫侈交蝕其天而蓄一忍心遂至一日殺三愛子而不少恤甚至雲南之征喪師無紀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帝之謂乎

貴賤定分

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漢書賈誼曰履雖鮮不加於首冠至弊不以苴履皆言貴賤有定分也

鬼教

李瑒北魏孝明帝時為高陽王雍友以時人多絕戶為沙門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舍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鬼教二字見此甚新

鬚鬢早白

晉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武帝太

元初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三然世人謂髮早白者為衰徵恐不盡然也

古今變童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

三三陸

陸機字士衡陸雲字士龍晉人號二陸陸瑋字温玉陸瑜字幹玉陳人號二陸陸九齡字子壽陸九淵字子靜宋人號二陸右皆兄弟以文學顯于時

三王褒

漢王褒字子淵晉王褒字偉元周王褒字子深右三人皆有文學

漢四皓歌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高祖聘之不甘仰天歎而作歌按漢書四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為秦博士

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曰昊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漠漠高山崔嵬崑居穴處以為幄茵煜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秦文章及文指世皆見之矣然余讀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士深谷逶迤煜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兩歌元有不同然高士傳之歌尤勝故併錄之眉山使繩祖云

載記所始

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始於班孟堅東漢書顯宗時有人

主書告固私作國史上召詣秘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
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穎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
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
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然則晉書載記蓋亦有所祖而名也

玉階怨

新喻梁孟敬先生寅作玉階怨樂府云團扇且棄置夕
氣涼轉添流螢點魚鑰隕葉近緞簾羅衣舊恩賜不令
珠淚霑拳拳不忘舊恩可謂怨而不怒者

曲怨

宋文帝元嘉間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將致大辟左衛
將軍謝述表陳邵先朝舊勲宜蒙優貸帝手詔訓納焉
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怨吾所啓繆會故
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曲
怨二字甚新述此事亦可爲法

漢太祖唐太宗好士形於言

漢太祖大風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唐太宗春日元
武門宴羣臣詩云粵余君萬國還慚撫八埏庶幾保貞
固虛已厲求賢二君英略古今罕及而好士之心拳拳
如此宜乎爲三代以後賢君之冠已

丹之所藏者赤

諺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按說苑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諺言本此

馮子振反覆

元世祖時馮子振嘗爲詩譽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敗卽告詞臣撰碑引喻失當國史院編修官陳孚發其姦狀乞免所坐遣還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爲罪

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吁子振反覆小人固不足道也帝所以諱子振之罪者正所以諱己用桑哥之失也

爲吏名言

張無垢先生子韶宋高宗紹興三年進士及第僉書鎮東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趙置使彥直孝宗淳熙八年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

紙羽木箭

郎基齊文宣帝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爲箭翦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日記

本朝巡撫江南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勤慎專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在任時置一歷簿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

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晴某日陰某日雨某日晝晴夜雨某日晝雨夜晴某日午前雨午後晴某日東風或南風西風北風無不詳記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爲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日時風候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按汝南師友談記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霜雹霧露

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觀此則古人亦嘗為之矣

壯士行

古樂府壯士行之作出於燕荆軻所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辭古今詩人所作甚多唐鮑溶一篇其結句云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吁為士者苟遇知己之主雖至殺身以報之又何辭哉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南漚 吳省蘭 泉之輯

海鹽 朱孫垣 勤仲校

風月堂雜識

秦襄毅公存大體

秦襄毅公統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賊私反為所誣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騶從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然

憂誣之者以此脇之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繫官校雅敬公不肯繫公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苟囚首就繫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繫而去

鸚鵡詩相似

宋開禧三年十二月史彌遠殺韓侂胄於玉津園有旨錄其家貲高九萬詩云清曉官來錄簿時未曾吹徹玉參差旁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然此詩與郭

浩題隴州鸚鵡詩相似建炎筆錄云浩以秦鳳提點刑獄按邊至隴口見一紅一白鸚鵡鳴於樹間問上皇安否浩詰其因蓋隴州歲貢鸚鵡徽宗置在安妃閣教以詩文及宣和末使人發還本土三鳥猶感恩不忘浩因賦詩云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中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九萬詩全出於此吁高爵厚祿如張邦昌劉豫者不如此禽多矣

穢冢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

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

赤城新志不載方正學死節

天台方正學先生希直以文學高一世而以經濟自任其盡忠所事可謂烈士夫自古忠臣受禍之慘無與相埒則夫赤城後來之士豈有出其右者哉今赤城新志不載公死節但云歲壬午以翰林侍講卒于官雖尊鄉錄亦不明言其故遂使先王精忠大節人不得其詳意者為其得罪于長陵而不敢明言其所以得罪之由也然江西有練安子寧者亦死于建文之難後長陵對輔臣曰立賢無方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觀此

則長陵亦未嘗追念舊惡也蓋顯忠遂良自是帝王盛德此唐太宗所以用王魏也長陵盛德不減文皇今泰和尹閣老名臣錄莆田林少參拾遺錄雖敘及建文死難諸臣而所遺尚多如正學亦不在錄拾遺錄雖有之亦略其事方石謝公為國史官而修赤城新志乃獨略其鄉邦先哲之行而後生小子讀其書思其人無從考其行事之詳豈不惜哉第恨不獲見方石而質之必有說焉

崔浩評諸葛武侯

北史崔浩評諸葛孔明云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

臣相得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此策之下者也可與趙佗爲偶而以管蕭爲匹亞不亦過乎夫孔明伊呂之儔管蕭不足道也浩特以戒敗之迹論人謬矣

聶大年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爲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羣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藩憲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於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竟辭以疾兼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遣徵

書使者頻頻走傳車老大難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游遠八桂霜寒木落疎寄與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泰六年徵詣翰林修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初大年嘗言王抑庵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於抑庵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抑庵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庵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庵遂爲志其墓人以是益知抑庵之德不可及

七夕歌

杜少陵哀江頭元微之連昌宮辭白樂天長恨歌得風人之遺意如張文潛七夕歌辭淺意襲不作可也

范增塚

范增墓一名亞父塚在徐州城南一里許增項羽謀臣羽以陳平反間疑增增怒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葬此元季有賈胡盜發其塚深四十尺許得寶劍虞邵庵諸公皆有詩悼之朱本初一首云戲馬臺前范增塚英雄千載行人竦塚中寶氣騰光芒識寶賈胡心爲動築室潛謀二十年一朝鑿井穿其壟畚鍤絕深四十尺乃有石盤青龍窈四旁畔杙大十圍各施九十森

環拱石穿棺翼甚分明漆光可鑒剛而犖塚之不用揮金椎白骨儼然金頂踵匣開寶劍露盤龍金玉輝煌氣交擁賈胡致富須臾間棄骨溝中寧愧恐平原無色鼓角悲山鬼夜號川澤涌太守陳公英俊才慨歎奸偷吾所統亟呼五百取羣盜械致徃狂見仁勇傷哉亞父天下奇鴻門高會真危機大旗飛起實天意拔劍起舞空爾爲風雲變化失隆準玉斗一碎山河非如公明義古亦少發憤乃作彭城歸六合茫茫漢疆土厚葬何人誠可嗤君不見驪山牧豎遺燼酷不如王孫裸死良亦足

莊騷左氏司馬遷

文章自六經語孟之外惟莊周屈原左氏司馬遷最著
後之學者言理者宗周言性情者宗原言事者宗左氏
司馬遷周之言出於易原出於詩左氏司馬遷出於尚
書春秋皆不能無弊不如六經語孟之純粹也學者擇
焉

六憶詩

東坡六憶詩鄉先輩徐延之謂其風流醞藉曲盡人之
情態其憶行云屏障腰肢出洞房宮花窈窕地領巾長羅
裙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憶書云纖玉參差象
管輕蜀箋小研碧窗明袖紗密映嗔郎看學寫鴛鴦字

未成憶飲云綠蟻頻斟不厭多帕羅輕軟襯金荷從教
弄酒春衫浣別有風流上眼波憶歌云一串紅牙碎玉
敲碧雲無力駐春宵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
招憶眠云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紗裙小簾涼漠漠帳
烟籠午枕粉肌生汗白蓮香憶妝云宮樣梳兒翠縷犀
釵梁冰玉刻蛟螭粧成要點雙心字不管蕭郎只畫眉
子師馬鶴窗先生云六憶詩本韓致光三憶詩來致光
云憶眠時春夢困騰騰展轉不能起玉釵垂枕稜憶行
時背手移金雀斂笑謾回頭步轉闌干角憶去時向月
遲遲行強語戲同伴圖郎聞笑聲然致光作香奩是其

本色六憶不載蘇詩全集恐是唐人效韓所為傳者之誤也先生之言如此以今考之六憶乃王建仲初之作也信為唐詩而非東坡之作焉

銀瓶烈女

銀瓶烈女者宋岳鄂武穆王飛女也古今歌詠其事者甚眾惟王梧溪原吉古樂府銀瓶娘子辭五清劉先生孝娥并銘二篇可誦梧溪辭有引云娘子宋岳鄂王女聞王被收負銀瓶投井死祠今在浙西憲司之左逢感其節孝敬為之辭碧梧月落烏號霜寒泉幽疑金井床綺疏光流大星白夢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囹圄

匍匐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愧死緹嬰女并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沈意有在萬歲千春露神采魂今歸來風冷然思陵無樹容啼鵲先王墓木西湖邊五清先生銘有序云浙江按察司址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女痛父冤抱銀瓶而死焉者按察使梁公大用亭覆之榜曰孝娥并子時西蜀劉瑞作之銘曰天柱艱日為月禍忠烈姦檣孽娥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叶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戒燒丹詩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養自身自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世之痴者爲熱客所誤汝等切宜戒之予讀此未嘗不撫卷而歎其爲名言也滁州魯訓導縉亦有詩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得人間有限錢亦可謂老於世故而不惑者也

箕仙詩

弘治初大京兆于公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自號南湖歸叟雅好吟詠一日展先太傅肅愍公之墓邀子師馬鶴窗先生偕往自湧金門登舟留泊第三橋下公曰子

不到西湖幾十年山內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詩吾爲和之時九月中旬也鶴窗遂賦唐律云畫舫秋風湖直來水涵天碧淨無埃一雙鴻鴈忽飛下千朵芙蓉相映開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瑤臺風光堪賞還堪賦其奈江南庾信哀公和云二十年無此客來水仙當爲洗征埃蘇公殘柳千行在玉母蟠桃幾度開華表又添新塚墓粉牆猶繞舊樓臺相逢不飲花應笑子建何須賦七哀吟畢澆松而還翌日鶴窗復與詩友玉雪村天碧泛湖雪村善召箕仙術每吟詠有窘阻則叩仙續之仙箕常攜以隨鶴窗因請召之云有所叩箕旣動

鶴窗問仙何名卽書云有事但問問畢告名鶴窗曰有
句云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願仙成之
卽書云跌寶座西方大佛丈六金身鶴窗與雪村方驚
愕箕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
卽塵埃王孫芳草爲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
叫閨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柏西陵
正可哀後書云錢塘蘇小小敬和鶴窗先生疇昔湖橋
首唱已而箕寂然不動二先生相顧若失稱歎久之曰
小小真才鬼耶昨賦詩頃冥冥之中已窺而記之矣小
小真才鬼耶予杭士大夫多有能道其事者

留夢炎

宋留夢炎理宗淳祐四年狀元文天祥寶祐四年狀元
陳文龍度宗咸淳四年狀元及宋亡文陳二公皆死節
顯著不負大魁之名夢炎則自咸淳三年爲樞密使四
年罷德祐元年六月拜相至十一月棄位而遁二年正
月召之不肯至以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及元將
唆都陷衢州夢炎遂降以苟活圖富貴有玷名科其視
文陳二公不啻麒麟之於犬羊鳳凰之於燕爵豈可同
日語哉又自號曰忠齋夫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其不忠甚矣尚誰欺乎元世祖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

於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破臣強不可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帝歎賞焉呼帝雖異裔亦知厭薄夢炎之爲人然孟頫之詩實所以自嘲耳

膽大如斗

三國志姜維傳魏將士殺鍾會及維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又山房隨筆載宋崖山破張世傑舟覆而薨翌早獲屍棺斂焚化其膽如斗大而焚不化諸軍感動

古今文人往往無行如漢之揚雄劉歆唐之柳宗元呂溫輩皆急於榮利苟圖富貴而不惜名檢如宋張說之爲承旨也士之頑鈍無恥者多趨之而富川王質景文吳興沈瀛子壽三人者始在學校俱有聲及同官樞屬時譽籍甚每自相謂以詣說爲戒衆皆聞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詣說甫將升堂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

縉紳喧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瀛有沈子壽文集
質有雪山集雖辭藻可觀所謂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
瓦裂文不足重矣傳之豈能久耶

蘇東坡杜審言洪景盧自矜

史言杜審言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
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濱死謂武平一宋之問曰
吾在久壓公等其自矜大率類此又洪景盧居翰苑日
嘗入直值制詔沓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
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爲
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

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
也洪嘉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叟復
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
不過如此速耳老叟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
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恨失言嘗對
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
矣夫文人誇誕高自稱許以驚世駭俗自古通病然甯
言之詩多佳句景廬之學極該博先儒固且非之近日
學者於遷固之史二王之書李杜之詩平生未嘗經目
每作一文賦一詩或對人朗誦或書之以懸屋壁輒曰

吾文自遷固史中來吾筆札法二王吾詩某句如李翰林某句如杜少陵吁使審言景廬聞此必為之捧腹絕倒矣

九字梅花歌

昨夜西風吹折子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劫野橋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箇撇菩藁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此天目山釋明本中峯九字梅花詩也松雪趙文敏公子昂與之為方外交同院學士馮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強扯中峯同訪海粟

泉出暇日所為梅花百韻詩者示之中峯一覽走筆亦成一百首海粟猶未為然復書此詩求和海粟疎然久之致禮而定交焉

四皓子陵

樂庵先生曰西都無三傑則四皓不得高臥東都無寇鄧則子陵不得終隱子以為四皓人品不能逾子房子陵意見不肯為寇鄧

古來釋氏言心

兩儀之內覆載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釋氏指言人心也此語亦好但又云即心見性見性成佛則差矣

張兼素寫懷詩
石州未許許師宗先後君恩感激同身外功名無遠略
古來明哲有高風關山敢厭驅馳苦天地從知覆載公
此日扁舟向西去心隨江漢卻朝東又云眼見朝廷政
令新小臣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九重聽萬死猶存七
尺身沙上白鷗閒笑我鏡中華髮苦催人十年揚子江
三渡今日何須更問津此張兼素儀真寫懷詩也兼素
名徽吉水人登成化壬辰進士任涪州知州清介公明
愛民如子不畏權貴擢後軍都督府經歷時見素林公
俊為主事以忠諫下錦衣衛獄徽上章救之亦逮下獄

三原王端毅公時為都御史上疏言二人皆忠亮勸上
納諫旌直以隆治道宜復俊徽之職以慰天下之望疏
入上怒解二人皆謫外補徽始得石州等改師宗州行
至儀真故有是作一時皆傳誦之謂其忠純之意溢于
言表而無怨對缺望之私尋卒于家
正人知齒間思錄附此
士君子立身行己當求無愧於心不必求同於俗也孔
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如此可矣
嘗愛司空表聖一聯云窮辱未甘英氣阻乖疎還有正
人知此表聖所以能全大節於暮年也

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才豈皆見識卑下而附於叔文邪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王室時計出下下反為所勝被禍耳善良皆不免當時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修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為善者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八司馬庶乎氣稍申矣

慕勢

典略漢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女妻荀彧或父緄慕衡勢誠彧娶之為論者所

譏按史謂緄為荀氏才子而與八龍之列或亦舉孝廉人稱其為王佐才而父子羨慕紛華甘心權勢身名不之惜也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乎縱不畏於聖賢獨不愧於傅公明乎然則匪龍也鱗也匪王佐也庸奴也其甘心於操固也一時之譽幸致也終身之玷難磨也是以君子慎之

作邑之難

今之作邑者多進士舉人初筮仕者也上而監司府州之責成下而鄉社百姓之爭訟急而征斂以供軍國之需近而嚴慎以防吏胥之弊能否黜陟皆繫於此苟非

廉以處己公以服眾明以折獄慎以御下勤以蒞事則
未有能稱者也宋林德崇父嘗為劇縣有聲其與監司
啓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
殺人之罪時以為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
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更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
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Faded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南淮 吳省蘭 泉之輯

象山 馬遊書 掄占校

學圃餘力

姜南簾 里贊已見

宋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其末系之以歌曰雲山蒼

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按唐李陽冰括蒼馬

夫人廟記其末亦係之歌曰鷓鴣山蒼蒼鷓鴣水茫茫陰府

助國兮于時彰彰福我鄰邦兮民斯永康仙兮仙兮與

日月而齊光文正前二句與李之前二句不甚相遠也
文正固非蹈襲者然以辭義較之文正勝於李多矣

桃源詩

碧天道人潘氏者赤城留鶴道人潘應昌之女也媒妻
致中善吟詠其詠桃源一絕云千年老樹萬年山洞口
仙娥白玉顏劉阮當時那得見浪傳浮跡在人間辭義
既正可謂溫柔敦厚之作也

君子小人為學

君子小人皆能以學而自致其用君子為學格物致知
多識前言往行以行其致君澤民之志小人為學記博

而醜所以銜其才以聳動其上而陰欲得志以濟其奸
邪如宋陳彭年樛壬巧佞與五鬼之列其君非不知之
也知之而不疎之何也抑以其才有以惑上耳道山清
話云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
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智墨
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
陽即今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
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野小人無才焉能動人
主由是觀之則人主之德在於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不
可為其才所惑也

胡端敏公推重林見素

胡端敏公世寧忠廉剛毅謀謨廟堂予鄉自肅愍于公以來一人而已嘗見其薦林見素楊邃庵疏有云俊雖執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其守政之節則真宋璟也一清雖諧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真姚崇也人以爲確論及公謝病歸見素亦致仕以詩招公公和之有云朝野正愁元老去雲莊新報主人歸又云事業廣平真宰相風流康節舊人豪見素回天下偉人公於見素可謂心誠愛之者矣公之可傳者固不待詩然詩亦渾厚莊重也

淮南子蹈襲孟子

淮南子泰族訓云夫指之拘也莫不事伸也心之塞也莫之務通也不明於類也此數語全蹈襲孟子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此之謂不知類也

韓魏公憂民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不視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吁魏公之言真宰相之言也然則近臣出補不以民事爲心者豈非公之罪人乎

經言兵勢

藝海珠塵

學圃餘力

五經中論兵勢惟詩爲詳大雅常武之五章云王旅暉
暉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之苞不可動也如川之流
不可綿綿也絕也不可翼翼也亂也不可測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征徐
國孫子曰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
知如陰陽動如雷霆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
炮如燔二子言兵勢皆不外乎詩之意雖王霸之所以
行師者不同其勢則然也

求賢

洪武元年八月土謂宣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雖用匠
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貞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

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逋租不征下詔責躬求天
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
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命學士詹同
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才而進用焉

守官本土

國家之制仕宦無官本土者然永樂三年秋七月以刑
科都給事中西安楊弘爲陝西左布政使弘以本質辭
上不允文臣官本土者僅此人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鄂

岳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死之尤謹養女輒以冷水浸殺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呶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在其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嚴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

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今國家之律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然浙江寧紹二府官民之家多諱養女生卽淪死之安得以東坡之書告諸守土者以行朝廷之法

湯東甌壽考

國初東甌湯襄武王和起徒步至封公沈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卽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

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
蓄妾媵百餘暮年皆散遣之得賞賜多惠其鄉黨父老
及孤貧無告者貴任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
如也厥後羣公多先物故惟公膺寵祿至洪武二十八
年八月七日薨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
也

國家大臣比蕭何

洪武丙申大封功臣上謂諸將曰李善長雖無汗馬之
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乃封韓國公誥文
有曰昔者蕭何有餽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

於爾蕭何未必過也又太子太師戶部尙書郭忠襄公
資洪武末爲北平左布政使文皇在潛邸尤愛之公有
所言無不聽納及起義靖難命公城守撫輯兵民供給
糧餉百費所需未嘗乏誤嘗以漢蕭何擬之封湯陰伯
不罪戴元禮

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高皇帝疾大漸二十四日庚午
輦出御右順門召太醫院諸臣詰其治疾無狀敕付獄
正其罪指御醫戴元禮謂侍臣曰戴元禮仁義人也無
與汝事勿恐元禮頓首而退帝卽還內後十有六日遂
崩

淺學之病

宋葛常之云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師云窗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行末章云憶昔予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荆公詩卽今老舊無新語尙有廬山病可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是也然

常之讀書不多數語切中淺學者之病

知君臣之義

宋僕射蘇公頌元祐執政時諸公奏對惟稟旨宣仁哲宗有言或無對者公奏事宜仁畢必再稟哲宗有宣慰必告諸公曰聽聖語哲宗益默識之後罷相御史周秩嘗論元祐執政至公上曰蘇頌知君臣之義與他人不同吁使元祐諸公皆如蘇公則可以免禍矣

大臣妻入謝

宋大臣封拜妻皆入謝太皇太后皇太后及皇后國家不行此制按宋名臣遺事呂文靖公夷簡魯簡肅公宗

道初參預政事二妻入謝章憲太后語之曰爾各歸詔其夫王且在政府多年終始一節先帝以此重之宜為師範也觀此可見宋有命婦入謝之制

大臣用人正己

大臣之用人取其正己而不當取其順己取其忘私而不當取其徇私苟非深知其賢而以便己用之則為私暱矣為國豈不殆哉宋范公祖禹除右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國事溫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溫公之喜如此宜其為名宰相也

出韻不停思

宋國學正陳蒙輕財尚義家世清白一日有布衣持紙扇來謁上書云出韻不駐思蒙以酸字為韻令賦梅花詩謁者輒應聲云影掃溪腳月猶冷香滿枝頭雪未乾只為傳家太清白致令生子亦辛酸蒙大悅款其人而厚贈之

覓句

唐末湖南天策府學士金華劉昭禹字休明工詩有句云句向夜中得心從天外歸其克苦如此有詩三百篇行于世

蘇師旦賊賄

蘇師旦本平江書史韓氏侂胄為副戎籍之於廳韓用事師旦實為心腹韓為知閣門事猶在韓側立侍追冒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內趨朝之士欲造晏門而不得見蘇林者子由之孫也師旦以微賤附之為族林遂以兄事之師旦嘗以窘乏求金于韓韓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賄動以億萬每輟俸金與之謂其出於真誠及江上諸將致敗而邱公密為督視廉知敗將之賂師旦尺牘往來俱存因作書以遺韓韓大怒遂竄師旦於海上嘉定初下所編郡取師旦師旦以

韓念己必復召用已而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不知韓之已誅也遂籍其家得金酒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辨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一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二斤金束帶十二條他物稱是出四朝聞見錄吁元載之贖貨烏足擬哉

內禪議所居

宋光宗內禪議修泰安宮太上皇重於趨御太學錄湯璿貽書趙汝愚引唐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太宗即位于東宮顯德殿至貞觀二年四月乙亥太上皇徙居泰安

宮甲午太宗始御太極殿則是聽政于東宮者三年不
遽遷高祖也今日或可仿比別營聽政之所上皇仍居
大內事體順甚汝愚答書稱其援據精博深合事宜越
九日有旨秋暑方隆太上皇帝皇后宜用唐武德貞觀
故事未須還宮因名宮以壽康泰安之役遂寢吁璿能
引古義以處大事汝愚能用善以安國家璿之學汝愚
之德其可與也夫使無學而不能用善者處此其不失
天性之懿也幾希

王葆敢言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葆曰檜欲告老

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
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
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然吁檜之問姦也
葆之對實宰相之事也檜豈誠於求益者哉葆可謂不
失其正者也

士大夫善書

文皇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
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沈
民則之真篆八分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沈之書尤爲
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祕府施四裔刻

之貞石傳之後世一切大制作多沈之筆也

陽虎曹操之言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而孟子引之以論為國曹操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而陸宣公引之以論賑撫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蓋虎之言此恐為人之害於富也而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操之所言乃奸雄之心志宣公反之則有帝王之氣象也

詩相似

劉得仁中秋月詩有云一年唯一夕長恐有雲生司空圖中秋月詩有云此夜若無月一年空過秋二詩句意

全相似

孔文舉

孔文舉非濟難之才使黨於曹操決不為也操思其異已卒殺之温公作通鑑不能改易前史阿奉曹氏之交為忠臣義士洗雪其冤而蹈襲虛誕賤辭筆之于書是

陳宮沮授田豐

陳宮沮授田豐皆亂世豪傑之才也而託身非人謀不得施智不見用徒殺其身與自經於溝瀆者何異可哀也哉

學圃餘力

學圃餘力

七

夏忠靖公大體

以下四條見
通鑑附此

永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下詔求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真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科道因劾大臣上御午門樓命言官與大臣對辯於午門前時都御史陳英等抗言御史給事中曰而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辯是非諸大臣皆囂然啐置言官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

之官況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上乃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上悅兩宥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眾始歎服

人推命

通鑑卷一百八十八卷末出魏書卷八十八

術者以干支五行推人命運休咎往往有奇中者自昔至今如漢司馬季主魏管輅唐李虛中者幾人哉不可信者千百皆然也就目錄云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而軍校則有一大責罰

其小小陞轉則軍校微有譴呵此又不知命以如何取
 焉又鐵圍山叢談云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
 內有貨粉鄭氏者家頗贍給以正月十五日亥時生一
 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蔡京合其家大喜謂其必貴時
 人亦為之傾聳始年十八春末出遊馬忽躍入波中溺
 死二事相類如此雖使虛中復生執此詢之亦不能判
 其吉凶二書酷排推命之謬最為有理讀者當自見之

萊公泉

武陵縣北六十里有萊公泉在甘泉寺舊名甘泉宋寇
 萊公準南遷日過此題於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

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予謂得罪南謫亦道經於此題於
 西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淳熙中南軒張先生榜
 曰萊公泉觀萊公之去國猶有忠不忘君之心謂之雖
 若不以遷謫為意其實勉強也范諷詩云平仲酌泉回
 北望謂之禮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
 寵榮崔暉詩云出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詠在精廬甘
 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覆車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
 因家焉故與忠定父見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寘胸中

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予見今之士有以一第自驕而取終身之僇者多矣不但君相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譽之則張大自銜以夸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學者當戒之

文章關世變

以下七條見蕉簷曝背臆記附此

宋孝宗一日與崔敦詩論文章關世變敦詩曰臣觀建炎詔文義理明而氣勢壯便知天下必能中興遂誦一篇孝廟諸聽天顏喜甚又問曰六朝五代之文如何敦

詩曰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土地分裂之象五代之文靡悍遂有草茅崛起之象士嘉歎曰卿論得此甚好然敦詩可謂有識者之言也

宋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而繫獄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

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通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圍遂空吁今之富家巨室爲佛老二氏建琳宮梵宇粧

神塑像動踰千金爲民上者宜以莘老之法處之

科舉年

國家以科舉取士鄉試用子午卯酉年會試用辰戌丑未年蓋定制也洪武三年庚戌始命天下鄉試四年會試後復停止至十七年甲子復命天下鄉試明年乙丑會試自是間三歲舉行不輟至永樂元年癸未以內難初靖至二年甲申始會試永樂七年己丑車駕巡狩北京停廷試明年庚寅十一月甲戌還京九年辛卯春廷試至天順七年癸未二月禮部貢院火會試士有燒死者不克竟考明年甲申復會試正德十五年庚辰會試

時車駕方南巡是歲秋始還京師明年辛巳春廷試辛亥狀元吳伯宗前甲申狀元曾棨辛卯狀元蕭時中後甲申狀元彭教辛巳狀元楊惟聰

曹操言君臣

曹操既以譖而殺崔琰復以譖而廢毛玠桓階和洽皆爲之陳理操曰此捐君臣之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吁操豈知君臣之恩義者哉豺狼其性梟獍其心虐弑天下之母毒害人主之嗣殘殺忠良竊取權柄爲操臣者皆賊之從也操既不知君臣之恩義則事操者又豈知君臣之恩義彼苟知君臣之恩義豈肯捨獻

帝而立於操之庭甘心爲賊之從哉既立其庭則死生以之又何辭焉若操者可謂徒責人而忘自責者也

溫公論漢昭烈卽位

司馬溫公漢昭烈帝卽位論專主勢力強弱大小而言至於天地之大綱常君臣之大名分略不之及其云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宋承之故不得不以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別也吁曰帝曰主曰崩曰殂曰伐曰寇非尊此而卑彼何也況其尊曹魏而卑昭烈尤其著書

立意之大失者豈春秋誅亂臣賊子之義哉

帝昭烈之賢

漢昭烈有三代帝王之資有三代帝王之學鄭康成陳元方不爲無助也觀其臨終敕帝禪之言治而不亂高祖光武有所不及也天若祚漢使之光復舊物其治效宜不在兩漢之下矣較之曹孟德分香賣履孫仲謀委託非人豈其儔侶哉天厭火德悲夫

陳壽評三國

晉史官陳承祚作三國志獨尊曹魏以天子之制而等漢吳如春秋列國義例不明固不待言矣然其評雖褒

美魏武不過一權謀之士雖貶細昭烈猶謂其有帝王
之風而其評諸葛武侯之美二國之臣皆所無也其謂
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者承祚晉人為司馬懿與武侯相
持而作遜辭以溢美懿也其隱然與昭烈君臣之意往
往見於志中讀者自當見之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